

青蛙
满足
灵魂的想象

赵志明◎著



赵
志
明
作
品
集

作家出版社

青蛙 满足

灵魂的想象

赵志明◎著



赵
志
明
作
品
集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蛙满足灵魂的梦想 / 赵志明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4

ISBN 978-7-5063-7827-7

I. ① 青… II. ① 赵… III. ①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29141号

青蛙满足灵魂的梦想

作 者: 赵志明

责任编辑: 兴 安 宋辰辰

装帧设计: 金 刚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56千

印 张: 7.25

版 次: 2015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827-7

定 价: 2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- 001 / 梦的人
- 009 / 小镇记忆
- 031 / 梔子花开
- 037 / 7月12日夜晚记事
- 043 / 北京站有海吗
- 046 / 她们是小偷
- 049 / 杀人
- 054 / 父亲的宝藏
- 059 / 父亲的二十年
- 071 / 儿子们是靠不住的
- 077 / 产后抑郁症
- 085 / 随波逐流的瘸子

CONTENTS

090 / 刹车坏了	大哥哥 / 100
097 / 乌溜溜	小哥哥 / 100
112 / 青蛙满足灵魂的想象	哥哥 / 100
117 / 让我们结婚吧	哥哥 / 100
138 / 鬼脸城墙	哥哥 / 100
152 / 夜晚飞行记	哥哥 / 100
165 / 缘于酒精	哥哥 / 100
171 / 你那里停电了吗高艳红	哥哥 / 100
176 / 家具总动员	哥哥 / 100
182 / 小A的呓语	哥哥 / 100
198 / 青草香	哥哥 / 100

梦 的 人

一切都再熟悉不过。陈立走出房门的时候，这样想。也许，应该在门缝里插入一根头发，像电影电视里一样。不装防盗门。陈立抬起手腕，七点半，正好，还有三十分钟可以花在上班途中。陈立下了楼梯，习惯性地靠右侧。虽然妻子不在身边。妻子左肩总斜挎着那只乳白色的小包。小包里是一只黑色的皮夹和化妆品。陈立想，那只小包比妻子更玲珑可爱。陈立翘起了一下，原来是楼梯的拐弯处。陈立以为下面还有一段。陈立下楼梯的时候总要这么来一下子，提醒注意了也不管事。陈立下楼梯的时候总有问题要想，总是心不在焉。

陈立推着自行车走出小区，他看到打太极的老头老太们正在散去。空气由于风变得清新起来。像往常一样，陈立眯着眼睛瞄了瞄东方，那里朝阳的半个脸已搁在高大的建筑群上。陈立片腿上了车，使劲蹬了一下，车子向前冒。陈立缩着颈。陈立知道，蹬两圈

就会踏一个空档。陈立小心翼翼，尽量地不使自己由于偶然的疏忽而一惊一乍的。陈立有些抱怨上班制度，都挤在一块了，尽是上班的人。陈立紧紧咬着前面的一辆车，不留下太大的间隙，以免被人超车。这平常呀不紧不慢，非得没法子了才紧抓紧赶的，像是打仗。陈立估摸着到时候了，转过脸朝右看，果然一家大商场的职工正在举行升旗仪式。国乐听不见，清一色的女孩，眼睛不看国旗，倒对着街上来往的车水马龙。陈立不慌不忙地骑过去了，就遇到红灯。陈立两脚撑地，再把头扭过去看，红旗飘展的，女孩们散开了，三五成群地往商场里走，商场里不是兵的门卫却像兵一样的站着。等陈立回过神的时候，绿灯放行，陈立骑着车箭一般冲过去。

办公室桌椅错落有致，桌面上一片狼藉。陈立先舒舒服服地在皮转椅上伸个懒腰，然后开始收拾东西。一天之计在于晨，陈立习惯把当天的烂摊子一股脑儿留到第二天早上处理。把稿纸、信件和编排草图分堆放好以后，陈立随手自然地靠墙的一堆书写纸中抽出一张，擦桌子，擦完桌子纸也就绿了皱了，啪的一声，扔到废纸篓里。桌子上面铺设了一整块玻璃，玻璃下面一块绿色的桌布，玻璃桌布之间，左边是陈立妻子的照片，右边是一张通讯地址，通讯地址上有的名字前面打了个“*”号，含义只有陈立自己知道。

正对着陈立的墙壁上是两计云南味很浓的木饰，一上一下，上面细小一点，符合陈立的审美习惯。

陈立的办公桌由一大抽屉、二小抽屉和一柜组成。大抽屉锁着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，钥匙在第二格小抽屉里，和一圈手纸一只打火机躺在一起。第一格小抽屉里是一盒水果糖、一包烟和一只日本式的古拙的打火机，这三件物事放在几本名叫《东方美人》的双月

刊杂志上。小柜里是两只足球，一完好，一气瘪，一双 adidas 足球鞋，一只黄色的皮包，也是瘪的，什么也没有。陈立在大学的时候喜欢踢足球，无奈球艺不高。陈立至今对未能入选系队而耿耿于怀。于是，足球的爱好保留至今，但真正上场的机会和次数并不多，陈立跑不动，陈立只能望梅止渴，以慰以吊。

陈立的工作。和同事闲聊了一通后，他就开始工作。他非常仔细地从头到尾地看稿，某些精彩之处还不由地声情并茂地朗诵。说“好！好！不多见！有质量！不简单！”就把这样的稿子放到一边，但最后并不加以采用，而是一股脑儿地扫进垃圾堆里。到了后来，热情匮乏之后，才漫不经心地检出几篇来了事。

陈立下班很早，回家却很迟。通常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。陈立摸黑摸着墙壁上楼，掏钥匙开门。门开了，陈立却不进去，手伸进去摸着了一个开关，知道是开关电扇的，再稍微上移，又触到一个开关，叭地按下去。于是，心满意足等灯光闪现。陈立回到自己的家，洗完澡上床睡觉。一开始的时候睡不着，从案头翻出一本书来，是关于结婚离婚再婚情感生活游戏隐私之类的。找到红笔划了线的，看上几页，若有所失又若有所得的样子。发了一阵子呆，再躺下，很快也就酣睡了。

都市里流行一种症状，医院方面对此束手无策。此病的突发性复杂性神秘性严重性，使得当局也加以重视，并作了有力的指示。人们仿佛在同一天染上了类似梦游失忆时空错乱疯癫的流症。这件事使得陈立及他的同事有了新的谈资，他们表现出绝无仅有的想象力，作了种种猜测，并乐此不疲。

星期五，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。正是这一天，一个人——本书闯入了陈立的世界，并改变了他生存的状态。中午过后，大约一点半钟，陈立把腿架在办公桌上，悠然惬意地吸烟，看烟幻化成各种形态，若有若无，似隐似现。这时候，那个头发染成灰色的年轻人出现了。不敲门直接出现使陈立吃了一惊，有些恼火，但很快镇静下来，拿冷眼来打量无理的陌生人。陈立注意到那人闪闪发光的金表，然后觉得那男人有点罗圈腿，脖颈上有烫伤，褐色的疤痕，眼睛有些吊，嘴巴大了点。但是倒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，从他不协调的身体部位散发出来。

你，有事？陈立问，用眼光扫扫旁边的沙发，示意他先坐下来再说。那人犹疑了一下。陈立注意到他眼中的灰色的光芒，心里想：这只怕也是那种病患者了，只怕还很深呢。陈立把脚从桌上拿下来，冲陌生人点点头，说“你坐啊！”那人又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书，一本我写的书。”他仿佛对着墙壁在说话，“惹了大乱子的书。”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本书，放在桌上，“起初我也不知道。但你们把它抛弃了，我自己花钱出版了它。”

陈立扫了一眼，《梦的人》。陈立就有些心跳加速加速，陈立有一种想把陌生人抓住的感觉。但陌生人夺门而逃，瞬间不知踪影。陈立快快而返，觉得那人仿佛烟灰水汽一样，又仿佛根本未曾出现过。但桌上的那本书还在。陈立去拿，手接触到书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那种感觉仿佛把什么给带回来一般。陈立拿起书，《梦的人》，封面是令人费解的符号，随后仿佛引发一种声音，穿入他的耳朵。真是一本奇怪的书，陈立对自己说。有些渴望一睹，陈立把它轻轻打开了。

梦是现实的一种，但另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左右着它，推动着它的发展。

成为妻子的那个女人和陈立定下了协议，一周一次同房，时间是周五晚上，因为是周末。陈立自然而然地反对安装防盗门，理由是防盗门同样隔阂了主人。陈立找到了他的工作，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，有了自己的办公桌。办公桌一大抽屉二小抽屉一柜。大抽屉上了锁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；小抽屉里是《东方美人》、烟、水果糖，陈立吸烟之后总要剥颗水果糖放在嘴里嚼；柜子里有两个足球，一好一坏，一双运动鞋，一只黄皮包。陈立努力使足球飞起来，但以失败而告终。办公桌上的玻璃下面压着一张女人的照片和一张通讯地址。照片他试图更换过好多次，但都徒劳。那个位置仿佛就是为他妻子准备的。照片上的女人含笑望着谁，但陈立几乎完全忽略了她。通讯地址成型的时候，“*”号就在上面了，陈立努力想啊想啊，没找出什么特殊意义来，最后明白那只是打印失误。陈立想好好工作，对得起每月的工资，对得起写稿人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沙里淘金，但又对金不以为然起来。最后沙里淘沙了事。陈立不回家吃午饭，不回家吃晚餐。陈立有没完没了的应酬，陈立要到很晚才能回家。

应该承认，梦进展得很快，梦超越了陈立的记忆，开始和现实合拍。

一切都再熟悉不过。每天早晨陈立走出房门的时候，想着要不要在门缝里插入一根头发，模仿电影电视里的可笑情节。陈立抬起手腕，手腕上就出现了一只手表，七点半，正好。接下来的是从手表里流泻而出的三十分钟。这三十分钟将花在上班途中。陈立下了

楼梯，习惯性地靠右侧，左边是留给妻子的，虽然妻子不在身边。当陈立翘起了一下的时候，楼梯的拐弯处就出现了。

陈立伸出手，自行车就出现了。看啊，他看过去，就看到了正在散去的打太极的老头老太们。感觉一下，空气由于风变得清新起来。在东方，朝阳将半个脸搁在高大的建筑群上，正俯视着这个城市和在这个城市之上的陈立。

对此，陈立感到不安、愤怒甚至羞辱。陈立根本没有预想到这种情况的出现，但现在它出现了，陈立束手无策。陈立感觉到对这种形式（现实的有序性，梦的现实性）的不满和痛恨，但他无处可逃，现实和梦仿佛是一个人的两张同样的面孔，日夜轮流在他眼前出现，带着恶意和深不可测的笑。这种意外不难了解，梦将倾向于现实，和现实一般清晰，因为归根究底，梦是现实的镜子和影子。

于是，陈立不可避免地想起最初的那条小路的形象，他绝没有想到那条小路会延伸到他现在的住宅区，会延伸到他现在的工作处所。他想它是可以随便疯长到随便一个码头的呀，上海、纽约、撒哈拉、黄土高原、老区、穷山恶水，……它为什么偏偏只是顺着他足迹所到过的地方——作上停留呢，难道它只受脚汗的驱使和支配？它就不想来一次放纵，不合实际的放纵？

陈立抱着他妻子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就幻想这是一具陌生的肉体，或者最低限度只要不是她的就行。但是每一次高潮过后，疲惫来袭，陈立就听到了再清晰不过的闹钟的滴答声。这种声音使妻子的形象以压倒一切的优势浮凸于他的脑际。没有办法，这是他和她的巢，这是她精心有序整理过的家居，每一件物事都带有她的存在，每一件物事都提醒她的存在：特别在你想用另一个来代替她的

时候。你简直要发疯。但是陈立觉得心有不甘，不会是这样的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只是梦，而不是现实。于是，他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来证明他所经历的只是梦，而不是现实。他故意把花瓶拂到了地板上，花瓶碎了，碎瓷片飞进他的肉里。血汨汨地流出，好多好多的血。后来陈立只得把碎片扫出去，重新买只花瓶放在桌上，插上花。陈立把妻子的小闹钟藏起来，但那声音无孔不入，从闹钟藏身的地方清晰地传到他的耳畔。陈立……绝望了。

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。陈立在梦中极力要证明梦是现实，在现实中极力证明现实是梦。反复多次的试验，使得梦和现实完全消弭了界限，完全融合在一起。因为梦带着现实超稳定的有序性，梦中的一切也就是现实中的一切。

最初看到死亡的是陈立自己。陈立偶尔翻阅报纸，接触到了一则报道：“陈立，男，三十三岁，死于车祸，据目击者所说，出事前死者神志不清，遇到汽车不知闪避，遂遭此劫。又云此事故概与一本邪书有关。目前，这本书正遭到禁止，因为它诱发读者出现一种类似精神分裂的病症。”陈立没有想到彼陈立正是此陈立。他拿笔在这则报道边这样写道，“书名《梦的人》，强烈诱导人去按自己的意愿造梦，最后失败，因为造梦者把现实带入梦，最后不可避免地把梦带入现实之故。”

后来陈立又经历了这样一次游戏。当时他漫步在城市的街道上，突然有一种冲动，想用危险来辨别自己已经错乱了的梦和现实的双重世界。陈立突然转身，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闪避不及。刹车声刺耳，陈立对着面如土色的司机龇牙咧嘴，他甚至看到司机太阳

穴旁鼓起的血管。刹车已经来不及，巨大的惯性带着车子接触到了陈立坦然的身子。陈立随手一封，一推，汽车倒退回去。陈立拍拍手走了，剩下一群目瞪口呆的人。

正是这次经历使得陈立最终死于车祸，因为这相当于一次死亡的演习，演习是不存在伤亡的。陈立不明白，也不想明白。于是当他再一次站在同样的街道上思考同样的问题时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经验。他手舞足蹈卧身于汽车轮下，结果（刹车声同样刺耳）他的手并没有阻挡住汽车的推进，他的身子也没有阻挡住汽车的推进。这辆汽车碾过了他的身体，之后还继续向前滑行，四只轮子在地上蹭出四道刺目鲜艳的血痕。

陈立魂飞魄散，奄奄一息。

救护车带着急不可耐的嘟嘟声飞驶过来，载着他又飞驶而去。陈立突然清醒过来（无比的清醒），带着足够引起绝望的兴奋。他看到了，啊，他看到了……仿佛第一次出现在他眼前的街道，市区楼群，来往的不安的人流，以及第一次以那样的幽静置身于他眼前的医院，他甚至看到了悬在候诊室墙壁上的巨钟：这只巨钟森然而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你的死亡。他的脑海里冒出这一句话来。他看到排队的病人，为他不需要排队而跃过他们感到骄傲。最后他看到了白色的床单，发红的仪器。医生一直焦虑地叮嘱他不要看不要看，他却笑了，他没有一刻像此刻这般贪看过。呵，把这变幻的世界一次看个够！梦离开了，彻彻底底地离开了。因为，毕竟，死亡只有一次，实实在在的。然而先于肉体的梦的死亡，似乎也带走了身体死亡的全部痛楚。

陈立深深地吸一口气，然后吐出，吐出。

小镇记忆

向前进出生在一个小镇（名为周禹）的农民家庭，说是农民家庭，因为他父母早期皆务农为生；到了向前进上小学的时候，形势才有所变化。

首先，由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，南方城市首先被惠及，公路水路运输发达，向前进的父亲得以在种田余暇，和一帮壮劳力（其实也都是农民）升级成为挑夫，帮人从船上车上卸载货物，一天能挣几块实铜钿（也就是打短工，能够不计工分，每天按劳计酬），这种远比种地来钱快而多的营生，大大改善了向家的生活条件。

其次，由于生活条件的好转，自然村的村办小学（一般都是到二年级，有的是到四年级，因为当时交通不便，只能就近办学；加上师资缺乏，都是民办教师上课）很多被停办，学生都被转入乡镇级小学，因而很多乡镇小学开始扩大规模，或者在原有基础上扩建，或者另行寻觅校址。现在周禹镇中心小学迁址，竟然选中了向

前进家后面的一大片农田，其中就有向前进家的农地。这样一来，向前进的父母就不再种地了。

为了弥补这几块农田主人的损失，学校就将食堂承包给了他们。向前进的母亲和其他几个妇女一起，负责起了学校的食堂，早晚为住校的老师准备早午晚饭（早饭是熬一锅稀饭，到街上买点烧饼油条和咸菜；午饭和晚饭要讲究些，要有时令菜蔬和荤菜），中午会更忙碌一些，要为路远的学生蒸饭，烧好几个大锅菜（供学生打菜，老师也要吃）。

当然，向前进父母这种脱产的重要性，在当时并不为很多人所知，甚至很多人都鄙视“挑夫”的行当，认为帮学校做饭也不见得多光彩。在向前进的同龄人中，大家只羡慕一点，那就是向前进上学“只要几步路”，这简直太幸福了。

在家中，向前进是老大，他还有一个弟弟，叫向上进，比他小两岁，也比他低两级。向前进和向上进兄弟俩性格很不一样，长相也不一样。向前进像他母亲，皮肤白皙，额正脸方，个子也高挑。向上进像他父亲，身材瘦小，脸也没长开，细鼻子细眼睛，眉宇间有一股子戾气。向前进安静懂礼貌，在家是个乖孩子，在学校是个三好学生，深得老师的喜欢。向上进则一点也不上进，在家里和学校都是让人不省心的主。

有个例子是这样的。由于家就在学校旁边。向母要求兄弟俩屎尿都要憋住，趁课间短短的几分钟时间，赶紧回来撒在自家马桶里（虽然没有了耕地，但还有自留地，长些蔬菜，需要沤肥）。对于母亲的这个命令，向前进是严格执行的，很多次课间休息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看见向前进憋红着脸一路小跑地回家，隔了几分钟后又分外

轻松地走回学校，有时候嘴里还吃块地瓜；向上进则从来没这么做过，他觉得丢人。

有时候我们碰到向前进低着头从我们身边冲过，就会取笑他：“向前进，向前进。我们的屎尿多，我们的责任大。”向前进也不恼，只是停下来，用手搔搔后脑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然后快步回家，免得尿在身上，或者上课迟到。

此外，因为在学校帮厨，多有那吃剩的饭泔水，向前进的母亲觉得不利用很可惜，就在家养了猪婆，每天中午和放完学后，将泔水用独轮车运回家喂猪。泔水多且重，向前进每次都是帮着母亲在后面推；而向上进也从来没有帮过手。

我们有时候也会帮着推一下，但见油腻白晃晃的泔水在车上的桶里左摇右晃，散发出馊臭的味道。我们就会扮个鬼脸，从向前进身旁跑开，给他在一旁鼓劲加油。从学校出来，要过一道铁门划拉开的坎。独轮车过去的时候会颠簸一下，会溅起几朵泔水花，离向前进因为使劲而红扑扑的脸是如此之近，让我们难免一阵担心。

由于这个“细小人”会帮父母干活，怜见大人，因此，在左邻右舍眼里，向前进从小懂事，以后必有出息；而向上进则是“从小一看，到老一半”，不知道会惹出什么样的事端来。事实上，这些乡公佬们的揣测，都说对了一半。因为事情的发展是流动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用老眼光看人，那是犯了“刻舟求剑”的矛盾。不过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70后出生的人，不管他是身居沿海的南方城市，还是在内陆的大西北，或者是川藏腹地，无论是城市，还是城镇，抑或是农村，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成长经历。

比如说港台的影响，从录像厅到四大天王；比如说娱乐的影响，从台球厅到街机到老虎机。为了听音乐购置的随身听(Walkman)，贴在卧室床头的明星海报，以及家境稍好的会穿着耐克鞋（其实不是耐克鞋，只是保暖鞋，白色皮质，里面装有气垫海绵之类，就统称为耐克鞋），骑捷安特赛车。

然而，对于向前进来说，他小时候最大的困惑，或者他最大的印象是，他不明白大人们口里说的“城里人、镇上人、乡下人”的区别。在他眼里，周禹固然是镇，他家离镇中心也就几百米，但他家的地址却是周禹镇下角坝头村。

周禹镇和下角坝头村，有区别，又没有区别。

区别在于，镇政府、派出所、镇卫生院、镇新华书店、文化宫、药店、电影院、百货公司、种子站、粮油站、茧子公司、茶馆，包括公交车站，都在周禹镇上。这是作为镇的表象和光荣。其实所谓的周禹镇不过是一条街，有很多像下角坝头村一样的村聚集在周禹镇的周围，但它们不是核心，最多是外延。广义的周禹镇是一个地理概念，以区别于镇周围更为遥远和零星散布的自然村；狭义的周禹镇是很严肃地和村相对的，就好像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一样，几乎无法逾越。

没有区别说的是，随着小镇经济生活的发展，所谓的镇村必然融为一体，无法分割。就好像一个地级市把一个县级市并为自己的一个区；就像在1997年前后，北京还有北京、房山、通县的差别（主要在户口上），现在却统统称为北京，户口都统一了。

周禹镇伴随着向前进向上进兄弟俩的成长，几乎不为人察觉地发生着缓慢的变化。但这种变化却是坚定的，深刻的，蓦然回首